红军不怕远征难

■邓一非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诗词中的长征

陇中黄土高原的暮色，如一幅厚重的赭色巨幕，将绵延的沟壑与梁峁沉沉笼罩。夕阳铺洒在牛谷河面，漾起点点碎金。秋风裹着清寒，在甘肃省通渭县文庙街小学的广场上低回流转。

校园中央，一座V形花岗岩诗碑巍然矗立。7米多高的碑身，托举着一颗金光闪闪的五角星。一侧浮雕镌刻着长征路线略图，蜿蜒曲折；另一侧阴刻填金，毛泽东同志手迹《七律·长征》在夕阳下熠熠生辉。V字，是胜利的符号，是革命转折的印记。诗碑默然矗立，以永恒的胜利姿态，铭记着1935年9月29日那个动人心魄的黄昏。

那一日，文庙街小学落满余晖。毛泽东来看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一大队先锋连的干部骨干。这支队伍刚刚攻克通渭——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他们衣衫褴褛，满身征尘，可一双双眼睛亮若星火，灼灼如炬。

毛泽东站在木桌前，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分析敌情、宣讲北上抗日的任务。讲到红军已经取得长征的初步胜利，他大手一挥，朗声道：“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好不好？”

在场的人无不振奋，掌声响起。带着浓浓乡音的雄浑诗句，伴着高原秋风，在校园上空缓缓漫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这不是寻常的吟诵，是万里征途沉淀于胸的咏叹。这首《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对长征全程的回望和总结。而他在长征路上写下的一首首诗词，如闪耀在漫漫征途上的璀璨星辰，笔墨载史、词章铸魂，镌刻下红军闯关夺隘、浴火重生的壮阔史诗。

一

突破湘江，是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骤减至3万余人。彼时“左”倾错误指挥尚未纠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未被采纳；身处逆境，他随军委纵队辗转穿行于云贵群山之间。数十万敌军四面合围，关隘重重，革命前途命悬一线。

就在这样生死未卜、步履维艰的行军途中，毛泽东骑在马背之上，望向层峦叠嶂，酝酿出一组《十六字令·山》。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民间古谣说：山高“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可红军偏是催马疾驰，不肯下鞍；蓦然回首，峰巅几欲接天。这一首写急行军，也写险境：山愈高，敌情愈急，征人愈坚。惊叹山高，更惊叹红军临危不惧、踏险而前的气概。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群山不再是静物。峰峦起伏，如江海翻涌；千崖竞逐，如万马鏖兵。红军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也正穿行于围追堵截之中。山是战场，也是军阵；是自然之险，也是斗争之烈。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到第三首，气象陡然拔升。山峰如剑，直刺青冥，锋锷不卷；天若将倾，便有这擎天一柱。山，已不只是山，而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化身——在民族危亡、大局板荡之际，挺得起脊梁，撑得住乾坤。

3首短令，通篇托物言志、虚实相生，气韵铿锵、风骨凛然。诗人于万重峰峦中，看见顽强不屈的力量；于至暗时刻，立起革命信念的脊梁。山即红军，红军即山；词虽短，却透出长征之所以伟大、红军之所以不可摧折的深厚精神底色。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攻克娄山关，取得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大胜。毛泽东策马登临关隘，暮色压住远山，风里还带着硝烟。他极目四望，吟出《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上阕写战地。猎猎西风，凄凄雁鸣，霜月孤悬；马蹄踏碎青石隘路，军号呜咽隐入浓雾。没有一字写厮杀，却比直写更慑人——一场破关恶战之后，大地初静，山河犹寒。肃杀、沉郁、冷峻，尽数融进这片苍茫景色之中。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下阕笔锋陡转，气象轰然洞开。你说雄关如铁，我偏要迈步跨越；遇挫弥坚，从此重来。一个“越”字，越的是眼前这道险隘，更是被动挨打的困局、错误路线的桎梏。结句最见功力：苍山如海，那是征途万里、绵延不绝；残阳如血，那是烈士鲜血染就的底色，也是革命浴火重生的誓言。

全词悲壮与豪迈交织，沉郁与昂扬并存。它写的是娄山关之胜，写的更是中国革命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与新生——不怕关硬，不怕路绝，不怕从头再来。

二

诗的激情被铁血征程点燃，凝成征服者的胜利宣言。

毛泽东后来批注《忆秦娥·娄山关》时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豁然开朗，是心境的突围，更是燃烧的希望。那回望征途的诗篇，将万千磨难化为举重若轻的从容，尽显征服者的胸襟气度；那登峰远眺的词章，将手中长缨直指民族解放的广阔战场，饱含胜利者的壮志雄心。

1935年9月，红军突破腊子口，翻过冰雪覆盖的岷山，长征最严酷的磨难已被征服。榜罗镇会议拨开迷雾，定下落脚陕北、挥师抗日的战略方向。回望两万五千里浴血跋涉，毛泽东将万千感慨熔铸笔端，写成《七律·长征》——凝练长征精神的不朽史诗。

全诗字字凝练、层层递进，兼具宏大的历史格局与深厚的精神内核，是对长征最经典的艺术总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开篇破题，直抒胸臆，奠定了全诗乐观豪迈、无畏不屈的核心基调。红军直面一切磨难、藐视一切艰险的革命本色，尽在这雄壮、透彻的诗句中。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是极致的夸张与反衬。绵延千里的崇山峻岭，在诗人笔下不过是细浪与泥丸。以山河之壮阔反衬红军气魄之宏大，将士们跨越天地险阻的英雄气概跃然而出。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暖一寒，两场经典战役凝于一联。巧渡金沙江的机智突围，飞夺泸定桥的铁血破险，冷暖对照间，藏尽征途的生死磨砺。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笔锋舒展，收束全篇。翻越最后一座雪山，红军将士摆脱绝境、望见曙光的振奋与释然，定格为长征苦尽甘来的壮阔结局。

整首诗造诣精深，以短诗章承载大历史，以隽永诗情书写壮阔征程。诗人没有铺陈征途上的饥寒牺牲，而是将万里远征的千难万险，熔铸为共产党人不畏险阻、夺取胜利的精神丰碑。这就是长征精神最凝练的艺术表达。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在青石嘴击溃敌军骑兵，随即翻越六盘山主峰。六盘山，是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被誉为曙光之山、胜利之山。毛泽东立于山巅，极目远眺：高原清秋，长空寥廓，淡云舒卷，一行大雁向南飞去，西风漫卷猎猎红旗。胸中豪情奔涌，吟成《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开篇以清秋高远之景起笔。“望断”二字，写尽久久凝望的深情——南飞的大雁掠过的是远去的南方故土与并肩浴血的战友，苍茫之中暗藏牵挂。紧接着笔锋一转，掷地有声：既是从容回望两万余里的艰苦跋涉，更是立下北上抗敌、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铮铮誓言。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至今仍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自强宣言。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下阕起笔，实写山巅红旗迎风翻卷的战地实景，映照着刚刚取胜的青石嘴战斗，更是红军斗志昂扬、敢于胜利的精神写照。结句将词意推向高潮：长缨喻指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苍龙指代反动势力。诗人以一句铿锵叩问，抒发长缨在握、决战决胜的宏大抱负——目光已跳出长征本身，望向民族解放的远大前程。

全词由景入情，由回望转向前瞻，意境宏阔，格调昂扬。看似写一座山，实则托举一个时代的转折。它是长征胜利在望的预言，更是民族觉醒、救亡图存的宣言。

一诗回望来路，一词眺望前程。两首作品珠联璧合，完整呈现出红军历尽千难万险之后，依旧壮志凌云、重整山河的精神境界。

三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神话中，昆仑山是“万山之祖”。

1935年9月，红军翻越岷山，长征最艰险的难关已然闯过。毛泽东站在这座昆仑余脉的雪岭之上，遥望白雪皑皑、横亘天际的昆仑群山，思绪万千。当年10月，他将山河沧桑、苍生苦难与革命者改造世界的宏愿熔铸笔端，写下托物寄情、比兴抒怀的名篇——《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开篇起笔立意雄奇，气象磅礴。昆仑拔地横空，苍茫万古，阅尽人间世代更迭、世事浮沉。词人笔下的昆仑，不只是巍峨的雪山，更是见证华夏千年沧桑的历史巨人。漫天冰雪化作百万玉龙凌空起舞，冰封寰宇、寒彻九天——既绘尽昆仑雪域的辽阔凛冽，更暗喻旧中国山河沉郁、民生凋敝的沉重苦难。笔触由景及人、由山及世：冰雪消融，江河泛滥，苍生罹难。在自然物象之中，寄寓着对黎民百姓命运的深切悲悯。末句一声诘问，振聋发聩——“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跨越千秋岁月，直指古今世道，寥寥数字便将词作从山水咏物升华为审视历史、叩问世道的思辨之作。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下阕由怀古思辨转向抒怀明志。诗人与昆仑对话、向天地立言。他不是厌弃山川的高峻冰雪，而是借改造昆仑的浪漫畅想，抒发破除旧秩序、改造旧世界的宏伟抱负。倚天抽剑，裁分昆仑，将山河大势均分寰宇、普惠四方——这一超脱地域国界的非凡构想，寄托着推翻压迫、消弭纷争、万邦协和的崇高追求。词作卒章显志，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收束全篇，道出共产党人胸怀寰宇、济世安民的远大理想。

全词想象奇崛，吞吐八荒。一问一答、一叹一愿之间，将自然山川、历史兴衰、苍生命运、人类理想浑然融为一体。它跳出长征战地拼杀的具象叙事，把革命胸襟从突围求生、救国救民抬升至改造世界、济世安民的宏大境界。如果说此前长征诗词是以笔墨刻录万里征途的浴血荣光、淬炼不屈的革命风骨，那么这一首则是以山河为卷、以天地为怀，将中国革命的求索与担当置于全球格局与人类解放的广阔视野之中——尽显无产阶级革命者胸怀天下、兼济苍生的精神气象。

征途万里存浩气，诗行千载壮山河。岁月流转，当年征尘早已散尽，但字里行间奔涌的英雄气概、不屈信念与家国担当，跨越时空依然撼人心魄。

再读这些长征诗篇，我们不仅读懂一段浴血突围的过往，更读懂这支人民军队从苦难中崛起、向光明处前行的力量源头。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当秉持“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豪迈、“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之志，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守护万里山河，托举民族复兴伟业。

短笛新韵

铁索·荣光

■于鸿涛

今天我们又来到这里
站在泸定桥头，抚摸这十三根铁索
九十余载春秋从铁索间流过
伸手触碰，掌心依然滚烫

当年二十二只年轻的手掌
攥紧铁索时意志比铁更坚硬
子弹把大渡河的咆哮撕成碎片
他们攀着燃烧的信仰前进
一步接一步，用骨肉
为长征校准方向

铁索晃荡、激流翻卷
枪林弹雨、烈火惊涛
交响出英雄胆魄
对岸敌军碉堡的嘶吼
压不过红军冲锋号的嘹亮

“冲过去！冲过去！”
指挥员的声音穿过烈焰
突击队员向着燃烧的桥头扑去
一身征衣浴烈火，令敌肝胆俱裂
军事奇迹，永载史册

如今硝烟已沉入大渡河底
桥板铺满了安宁的阳光
而十三根铁索仍在回响——
那是热血沸腾的声音
仿佛在喊：“跟我来！”“向前冲！”
不惧生死的呐喊
至今仍在我们的血脉里奔涌

九十余年过去
我们走过了更多的桥
每一座都通向新的战场
而这座铁索桥
依然横在民族记忆的前沿

今天，我们触摸铁索深嵌的印痕
看瞻仰的人流穿梭桥上
红军勇士的身影浮现眼前
那掷地有声的嘱托，正被风传诵

看啊，山河已铺展成锦绣
你们用生命校准的黎明
正被我们一寸寸捧举
镰刀锤头锻造的誓言
从来不是陈列的标本
它就在我的手心搏动
与当年一样炽热
与铁索一样坚韧

听——
泸定桥畔的回声
正从铁索渗进新时代的胸膛
撞出更深沉的轰鸣
那是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草地的回响

■孙现富

红色记忆

一

有一种碑，没有碑文，只是一根木棍或者几根树枝。但在木棍、树枝旁边，长眠着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于是，这种碑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拐棍碑”。在当年红军走过的茫茫草地上，“拐棍碑”一路蜿蜒……

我第一次听说“拐棍碑”，是在杨得志的回忆中：“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我们只好把牺牲的同志掩埋起来。可是草地全是烂泥，挖坑很困难……我们就折一根树枝，插在牺牲同志的旁边，作为标记。”杨得志17岁参加革命，身经百战，不惧生死，但每次提起“拐棍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红军老战士康立泽也曾回忆，看到一路蜿蜒的“拐棍碑”，路过的战友都会主动放慢脚步，宁愿多绕几步路，也不忍心从这些插着拐棍的地方踩过去。

枯枝静静地立在沼泽中，无声地诉说着红军的坚定与忠诚。随着对长征历史的不断学习，“拐棍碑”的故事让我深受震撼和洗礼。“走出去，一定走出去！”这是许多红军指战员牺牲前留下的嘱托。他们没有走出草地，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曙光，却用血肉之躯为后来者指引了胜利的方向。

在红军老战士萧思明的回忆文章中，我也看到过他对“拐棍碑”的记述。长征途中，萧思明担任红一团侦察参谋。他回忆道：“挥泪掩埋牺牲的战友时，我们在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做墓碑的石头……想到这些战友将默默地长眠于草地，想到他们从枪林弹雨中突围出来，牺牲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地里，连名字也不能留下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不是个滋味。这当口，杨得志团长想出一个主意。他让我们将烈士的拐棍找来，在上面刻好烈士的名字，立在遗体前面，这才使烈士有了‘墓碑’。我们知道，一根根用树枝做的拐棍在茫茫草地存不了多久，但这些简单而奇特的‘拐棍碑’深深地刻在我们活下来的红军官兵心里。”

“拐棍碑”，安葬的是身躯，树起的是信仰。张子意曾先后担任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在回忆长征时曾写道：“我们是踏着同志们的血迹前进的，我们是跨过同志们的尸体前进的；我们也时刻准备着：让同志们踏着自己的血迹前进，让同志们踏着自己的尸体前进。”

沼泽可以腐朽木碑，时光却无法磨平历史。过草地期间牺牲的很多红军指战员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墓碑，但他们在绝境中展现出的顽强意志，凝成永恒的精神丰碑。

二

红军老战士萧锋在《长征日记》中留下这样的文字：

“最讨厌的是草地的烂泥潭，远看像一堆水草，人和骡马走过去，一不小心，掉进去就越陷越深，救都救不出来。侦察连六班班长崔华义同志，江西黎川县人，25岁，陷入了泥潭，我们收容队十多个同志千方百计地抢救（却）无效。崔班长为革命牺牲了……”

“侦察连三排战士张伍才，福建人，25岁，刚进草地时，是尖刀班的开路先锋，昨日掉队，饿得头晕眼花，半夜追赶队伍时，陷在烂泥潭里，无法出来，光荣牺牲……”

在中国美术馆，画作《寂静的草地》让我几度泪目。画面上，没有硝烟、没有呐喊，只有一匹老马静静地站立在沼泽前，泥潭中的一顶红军帽格外醒目，显然是一名红军战士刚刚在这里牺牲。静静的水面，苍茫的原野，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红军的坚韧在“寂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我的内心却掀动着阵阵波澜，是啊，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如今的宁静。

去过四川班佑河的人，大都记得河畔那座“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这是为纪念数百名红军烈士而建。纪念碑台座碑文镌刻着王平（长征过草地时任红三军第十一团政治委员）回忆录里的一段文字：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7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信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悲伤的草地记忆，成了王平心中永远的痛。长眠于此的红军烈士，以生命凝聚起信仰之光。

三

红军老战士张步兴生前曾讲述过草地时的悲壮一幕。途中，他看到一名女战士不幸陷入沼泽泥潭，赶紧伸手奋力拉扯，试图将战友救出。然而，沼泽吸力巨大，两人越陷越深。女战士意识到已无生还希望，使劲推开张步兴的手，喊道：“快放手，快松手！”在泥水即将淹没头顶的最后时刻，她留下了让张步兴永远难忘的一句话：“祝你幸福，顺利到达目的地！”

“祝你幸福，顺利到达目的地”，这不仅是战友间的临终嘱托，更是红军战士面对死亡时，对革命胜利最坚定的信念。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这是当年红军广为传唱的《牛皮腰带歌》，短短几句歌词，生动再现了红军指战员过草地时的艰苦经历、乐观精神和战友情谊。

红军老战士索心忠曾回忆说：“长征中最难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有吃的。”为了战胜饥饿，尽快走出草地，他们只能吃野菜、草根、树皮，最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只能吃自己的皮腰带。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依然保持高昂的斗志，以苦为乐、积极向上。晚上睡觉时，没有铺盖，有的战士就开玩笑说：“过雪山，我们是顶天立地；过草地，我们又是铺天盖地。我们不愧是天地的主人。”还有一些老战士回忆，过草地遇到冰雹时，他们用洗脸盆顶在头上，把冰雹撞击声当作音乐。

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评价的那样：“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火焰，贯穿着这一切。”这把“火焰”，穿越雪山草地，穿越隘口天险，引领这支军队取得长征胜利，直至最后克服千难万险取得革命胜利。“拐棍碑”，当年成为后续队伍走出沼泽、走向胜利的无声路标，如今也指引着我们走向远方、走向未来。



晨 牧（剪纸） 张 标作